

悼念慈航法師文

章嘉

濃聞慈航法師解脫消息，使我驚心動魄，眼淚橫流！若按佛教精神，當視為超昇極樂，尚有何憾？惟念當此佛敎人材缺乏之際，豈能無動於中乎！慈航法師品學兼優，著述宏富，久為社會同道所推崇，稱為佛敎中柱石，實非是妄言；尤其淡視財物，有輒施捨，更熱心教育事業，培植青年，苦心教誨，孜孜不倦。若此菩薩心腸，試思誰能望其項背也，至於歷年在佛敎的貢獻，斑斑可紀，勿須再事瑣染。以往曾備遊佛敎國家，弘法佈道，早蒙譽聲於國際間，昔時僅是耳聞等譽，而未獲親睹晤教；迨來台後，始過從已多，藉聆高道議論，使我益為傾心折服！雖然，彼謙為懷，降而皈依，但是站在佛敎立場，研究教義，從而互相砥礪，庶兩有裨益與觀摩，良為快慰，不料好境未久，天奪我良友，遽爾撒手西歸，我非木石，能無痛于衷，豈惟私情有所感系，實對我佛敎前途，亦屬不幸，關其生平燦爛事蹟，不勝枚舉，希望同教諸友，多方搜羅，彙集為巨冊，留傳後世，發揮其光芒於無窮，法師雖然體解脫，而精神不滅，永遠照耀於我們道友腦海中，遠無止期。茲為悼思慈航法師，謹書短文，聊舒我懷悲痛，默祝靈魂安息！

哭慈航法師

道源

慈航法師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旦永別，曷勝悲痛！謹追述過去之因緣，以誌哀悼！

一、金陵結拜

民國十七年秋，太虛大師在南京毘盧寺創辦「僧伽訓練班」。此時虛大師正遊化西歐。這個訓練班定期六個月，從開始到結束，都是由唐大圓居士主持的。我是學僧，慈師任庶務。同學們大都自命為「新僧」，好像自創一種新風氣，誰都不願穿海青拿念珠，因為那樣便似乎是「老僧」了。我冷眼看見慈師搭衣持具到大殿裏去拜佛！不但早晚如此，而且天天如此！出家人搭袈裟拜佛，算甚麼了不得？然而在彼時彼地，確是難能可貴甚為希有了！由此，我對慈師起了尊敬心，也就願意和他多談談。談起過去的「參學」：「宗下」他住過高旻寺禪堂，而且當過該寺的「維那」。「教下」他聽度厄老法師講過楞嚴，而且代度老講過「大座」。談到現在的佛敎：他認為：「老僧」缺少知識，而「新僧」缺少行持，同為現在佛敎的大病！再談到將來的願心，他說：「假若我有了「地方」，我一定要辦僧教育；但是「上殿」「過堂」等「叢林」的規矩要保存。」我們談談談覺着志同道合，於是跑到香林寺大殿裏「拜同參」。他三十三歲是哥哥，我二十八歲是小弟。雖然後來想起來，這種類似俗人的舉動，未免貽笑大方；可是我們得兄弟道弟，直至今日。

二、安慶同事

十八年春，由南京毘盧寺瑞生老法師介紹，慈師任安慶迎江寺住持，約我同往。我們今既有了「地方」自當依願起行。於是，創辦佛學研究部，以教育僧衆；教學的方法，以佛學為主，世學為輔；「上殿」「過堂」等，都依照「叢林」的規矩。成立星期念佛會，以攝授信衆。又組織義務夜校，以化導社會。頗有一番興隆氣象！嗣以擴充僧教育，又聘請來許多位法師。這時，事務教務都有了人，而且有了很多的人；於是我就離開了慈師。

三、南北分道

之後，慈師由香港到南洋。我則由北平到張垣。愈離愈遠，致使一二十年未見面！每有南望雲天，思我舊雨之感！

四、台島重逢

三十六年多，我由北方到上海，依止白聖法師；白師亦我廿餘年之老友。三十八年春，我同白師來臺灣，住臺

慈師圓寂記

慧定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是我中國佛敎最不幸的日子；又是我不能忘記的一天。這天下午，我和師兄從外面回來，路上，遇到×同學，她告訴我：「慈老法師吃過中飯以後，倒（十二時十分）突然患腦溢血，倒在懷疑，（想到前天我陪師兄去參訪，他老人家還好好的和我們說：出關以後要到朝元寺去講經給我們聽）以為是聽錯了話，於是重復問她，而她流着眼淚答應我說是真的。由此我的心在卜卜地跳，我的腿在顫地抖；彷彿我全身的一切，完全不屬於我自己的一樣；一面流下辛酸淚，一面望着彌勒內院，好像腳踏不到地一樣很快的走回來。到了靜修院時，放下包袱，掉了傘，馬上就趕上去看老法師；那時他老人家已經不知人事了，眼睛也不會注視我了。我只聽到他急急的呼吸，和看見大夫在打針，當時我的心急得真想一聲老法師！但拾起頭一看貼在壁上的老法師絕筆，是這樣寫着：「敬告師友：承筆意來看視者，只可在窗口外探望代念觀音菩薩聖號，切忌手摸頭額，胸口，手脈及鼻息，不但與我無益，反害與我，六十高齡，我已歡喜捨壽，切忌醫藥針灸！慈航親筆謝。」於是，我忍耐着內心念觀音菩薩聖號，身心懇切的祈禱老法師能够恢復原有的健康，再和我們講課。可是人的希望往往違背現實的，差不多九點多鐘的時候吧！「老法師快要圓寂了，大家趕快上山念佛去吧！」這個不幸的噩耗像霹靂一聲的由×同學從山上帶下來。當時我聽了這消息時又趕快爬上去，一會兒在我們的念佛聲中就安祥入

善寺。而慈師已先於三十七年來臺；他住中壢圓光寺，我去看他，故知重逢，無任欣慰！

五、患難相共

三十八年農曆五月底，我去新竹靈隱寺養病。六月初一，慈師帶領十幾個學僧，亦到靈隱寺。據云：圓光寺之佛學院已結業。因經費短絀，不能續辦。現由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發心，遷到這裏，繼續開辦。並要我給同學們講大乘起信論。我與慈師，久別重逢，已屬難得；而今竟同住一寺，寧非希有因緣！為學僧講課，更是義不容辭；故我雖有病，亦欣然應諾。爰於初八日開學上課。詎知好景不常，橫禍飛來！新竹市警察局竟把我們師生十三人，送到臺北刑警隊「關起來！」我與慈師自安慶分手以後，天南地北，相去不知幾千里！而今不但同處一地，同往一寺，並且遇了患難，同關在一個「鐵籠子」裏，豈非前世之業因所定。幸有董正之、丁俊生、廖華平等諸大居士奔走營救，得獲釋放；然歷時二十日，已飽嚼鐵窗風味了！

六、先我而逝

對於此次牢獄之災，雖然觀想着這是前生的業感，不敢怨天尤人；而「此地與我無緣」的念頭，却油然而生！經慈師一再勸慰，方暫忍留。

基隆寶明寺，為請慈師講經，新起一座講堂；講堂落成，請他去開講，他轉介紹我去。他說：「當法師的有經可講，即是有事可做，免得你再打「此地無緣」的妄想呀！其愛護之心，真是無微不至了！」

是年冬，我在寶明寺講了一部金剛經。我本來有心臟病，在講經期間，左邊頭部又時感痠疼。講經圓滿後，回十普寺「過年。」仍然頭疼。正月初六日晚，忽覺心臟無力！延醫診視，認為病勢嚴重！次日晨，白師送我到醫院，詎住院數日，更加嚴重！慈師聞訊，由汐止靜修院趕來，他撫摩着我的頭，哽咽着說：「佛教沒有人，你怎麼好死呢？」我喘着氣說：「我的大願未了，我也不願意死啊！」相對大哭一場！十三日晚，我已不行了，和殮儀館也聯絡好了，只等斷這口氣了！十四日晨，不知怎麼又會活轉來！一直活到現在。現在雖然還活着，可是心臟病頭疼病，仍不時復發！我已變成只能吃佛教的飯，而不能給佛教做事的廢人了！

慈師的年齡，雖然比我大五歲，可是比較起來，我好像比他還大十幾歲。尤其他那金剛似的身體，從來沒有害過病。他對於佛教，更是誓願宏深！這樣富於生命，富於慧命的人，怎麼會先我而逝呢？然而他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竟先我而逝了！嗚呼！朋友無量數，知已有幾人？而我這位知己的老友，確實是一位宏法的健將！不應當死的人，忽然死了！我焉能不哭！我不但為我自己哭，同時要為佛教哭，為眾生哭！具縛凡夫的我，怎麼能不哭呢!!!

哀 慈 師

默 如

我和慈師的因緣，在他這去世的這紀念專號上寫出來，以為友誼的紀實，也是使我哀思他而不忘情的表現。慈師是閩院的高才生，我是閩院第二屆的插級生，他是介於第一屆和第二屆之間，適他去而我來，可以說是前後未得相見的同學。後來，我由閩回蘇。我的形影，總是來來去去的沒有能離常州天寧寺。慈師有一次到天寧來，全體師生歡迎他到學院裡演講，他的輕言談話，他的手勢目眺，他的雅逸閒情，他的精神動作，却印映在每個聽眾的心頭上，至今使我而有一種清涼愉悅的回味哩！

到臺灣來，是我和慈師第二次晤談。屢中由醒師的紹介。他的願心毅力很大，菩薩心腸。大陸來的師友學僧，他是沒有親疎的一律平等的加以攝受和安撫，尤其是一班青年僧，更仗他的慈悲殷勤而達到光明之路，我說他是個菩薩，想大家都能表示同情的！

滅了。當我見到老法師那樣靜悄悄去了的時候，我的全身的毛孔豎起，循環的血液也將凝結，若不是那法華關還沒有開的話，我真想跪在老法師面前大哭一場！不但我一個人是這樣悲傷，就是所有在場的人都是滿眶淚水，滿面悲傷，可見我們的法師的慈悲心普遍到每一個人的腦海裡啊！

當天晚上我們雖在講堂輪流念佛念到天亮，但我想從今以後，不能再看到老法師的慈容，不能再聽到他老人家的法音時，起伏的思潮翻滾在我的胸中，往昔的回憶佔據了我的心房。我不但悲哀老法師的示寂，我更為這衰頹佛教而傷心！呵！老法師！我們大家所崇拜的慈公老法師啊！您就真的這樣忍心放下衰頹的佛教，放下嗷嗷待哺的僧青年而去了嗎？

這時候我才想起老法師對我說的話。他老人家說：他出關以後要到我們的小地方！朝元寺去講楞嚴正脈給我們聽；可是講到最後一句又這樣說：「我也騙你們，你們也騙我啊！」當時我真是萬萬料想不到他老人家真的會騙我們。

自去年他老人家慈悲叫我來親近當中他老人家最使我崇拜與佩服的那就是慈悲喜捨心，平等心，誨人不倦的犧牲的偉大精神，關於他老人家的慈悲喜捨，菩薩心腸，我相信用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明白，他無論對於男的愛護，女的關心的，他拿他老人家的平等心呢？假若有人到了一個一盒糖果，或者送了即使最小的東西供養他老人家時，他老人家不肯自己一個人吃，一定要分給每一個人都有的一份吃；關於他老人家誨人不倦的犧牲偉大精神呢？他老人家一生都是為了佛教，都是為記

得他和我同住新竹靈隱寺講佛學，沿途談天說地，語語誠實，透露出其心脾，這也可說是個至情人了。師生的衣物，他親自照料，好像自己是個僕役的人一樣。而車輿，他是再三讓讓的給我坐，他自己却徒步走，像這樣為人服務而無階級觀念的人，今日佛教界之大德法師們，能有幾人？靈隱寺要推舉他的住持，他曾商之於我，及道源戒德二師，我們一概表示贊同，惜因緣差別未就。

有一次，師生十多人的相聚。其中以他和道師及我三人，年齡較長。而道師是和他結為手足之誼，却和我又是二十年前廬山的老同學。他們兩個人會一度的談及往事，也有彼此贊揚的，也有彼此責難的；但兩造均徵詢於我，那時，我只有說他們都很好。在三個人中，慈師先我們而去了，要再聚首談歡是不可能的！嗚呼痛哉！

慈師離開了青草湖後，直到今日都住在汐止彌勒內院。該處達心師頗能發心建樹道場，迎接慈師及內地同學去講習佛法。彌勒內院就是由他慘澹經營修築起來供養慈師講學用的。最初，人多屋少，慈師和同學們一同起居一同臥眠在一個廣單上的——共同甘苦的精神卓越可欽——后又另建一座新講堂，中間做講室，兩頭為寮房，一頭即慈師的關房，另一頭為教師的臥室。新居初落成時，慈師用親筆函，加蓋彌勒內院章及其私章邀我去住。當時我以為該院同學親近慈師有年，佛學已有相當研究，似毋須再用訓話式來講說，我有時可以短期的講點東西，這樣，也就不必定常住在汐止了，所以也就未能應邀。但至今一想，慈師的這種情意，是使我異世忘不了的。而他的一封信，也將是永遠終身和我做伴的！嗚呼痛哉！

近兩月前，聽到他有病，很嚴重。我除用書信慰問他，並曾前去瞻視他。他的回片說：「賤體現已復原，請免垂念。」怎的在近日會有緣衣傳來噩耗的呢？噫！慈師是個菩薩，他的死后表現，他的遺囑，都顯得他是不離開這個人間的。我們也很盼他即時乘願再來，衆生可以得度，佛教可以興盛。大家等待着吧！

五、一八，金山。

悼念慈航老法師白聖

慈航老法師，祖籍閩北，俗姓艾氏，號繼榮，字彥才，世代書香門第，早年失却怙恃，孑然一身，因幼時嘗見鄰近寺僧修道莊嚴，深受感染，故於十八歲便出家於泰寧娥眉峯，拜自忠老和尚為師，是以因緣成熟，得遂宿願，從此雲履徧歷中外，曾參訪國內各大名山叢林，親近各大善知識，嘗聽道於諦閑法師和度厄長老，請益於大虛大師，其自幼學儒家經籍，國學殷固，加之各大法師長老之開示，繼數度閉關，研讀藏經，因此佛學博深，熟諳教理，民國十九年，赴南洋諸國弘法，並創辦中國佛學會，歸國不久，當抗戰軍興，即赴緬甸印度，錫蘭等國聯絡同道，共赴國難，每到一處，宣揚佛法而外，輒創辦佛教教育事業，弘化大眾，培植後進為務。民國三十七年受聘來臺，復創辦佛學院，後因經費拮据，始停辦，復經汐止靜修院達心，玄光兩位住持發心，募建彌勒內院，請師駐錫其間，講授大乘經論；法緣殊盛，尤其青年僧伽，莫不負笈前往聆法，師為人坦率，胸襟曠達，其道德涵養之深，尤令人景慕。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下午十時慈航老法師圓寂於汐止彌勒內院法華閣中，當這哀音傳出，吾佛教同仁驟感眼前一陣黑暗，則莫知所從，若似天邊隕落光燦之巨星，猶如洪水傾折，同道之精神堡壘，法壇從此黯淡矣！白聖與慈老曾與教於度厄和圓瑛兩位老法師，乃吾卅年前之學友，且為同門之法兄弟也，其感情之融洽，實因吾志同道合故，每在一起，除切磋法理外，便討論將如何挽救佛教之厄運，驅除異端，樹立正信，常因聚少離多，雖然書信頻通，終恨不得携手共圖宏志。自共匪竄據大陸，吾等展轉來臺，痛感河山淪入火海，奸匪毀滅佛法，殘害佛子

了宏揚佛法，為了造就人材，所以未患病以前，每天都不辭勞苦的講七八課，就是患病以後請他老人休息也不肯，而且還對我們說：你們求學的期間只有一年，如果我今天休息，明天休息，那末這樣豈不是辜負了你們來求學的心嗎？所以這時候想到我們的老法師為人為教的犧牲偉大精神，怎不令人痛徹肝腸呢？

我又想起了老法師講課時說的話。他老人說：「每一個學校都有放暑假，寒假，春假，唯有我們這裡無論過什麼年節都有課講（未辦學以前），最好到了臨命終時，就這樣在講課時一下子就去了是多麼好呢？」老人的示寂，在他老人本身大概是滿願了，但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的學業未成功，又一代靈轟烈烈的佛教偉人，就此辭世長眠了，是多麼傷心而不甘願啊！我真是做夢都沒有想到我們的

老法師一病就不會好了。唉！老法師！我們大家所敬慕的慈公老法師啊！您的入滅不單是給我們佛教青年的不幸，您更是帶給整個佛教的不幸！現在您去了，佛教靠什麼人來領導呢？僧青年靠什麼人來領導呢？

唉！這時候盡管我如何的哀慟，盡管我是如何的悲傷，去了的老法師畢竟是去了，好像過去的日子一樣再不會回來了。但是老法師為人為教，慈悲喜捨，誨人不倦的偉大神靈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永遠永遠的活在每一個佛教徒心中。

老法師的遺囑原來會說「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來來去去，永無休歇」。我相信老法師一定能乘願再來，而且我要至誠懇切的祈禱老法師早日乘願再來！